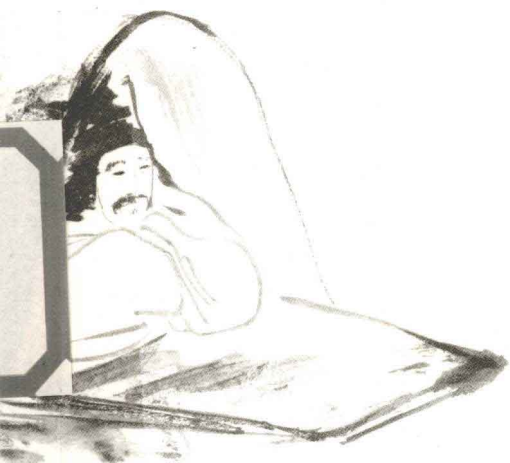


经纬斋笔记

艺坛逸闻撷拾

陈
纬／著

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经纬斋笔记

艺坛逸闻撷拾

陈 纬 / 著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经纬斋笔记：艺坛逸闻撷拾 / 陈纬著. — 杭州：
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1.7
ISBN 978-7-5508-0162-2

I. ①经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3575号

经纬斋笔记 艺坛逸闻撷拾

陈 纬 著

责任编辑：林鹏程

责任出版：李 兵

出版发行：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 址：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 邮编：310014

电 话：0571-87243279

设 计：章利民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温州瑞丰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×1194mm 1/32

印 张：8

印 数：0,001-2000

版 次：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08-0162-2

定 价：35元

人生就是一部笔记

——序《经纬斋笔记》

斯舜威

我对古人笔记有一种偏爱，几乎是见到就买。有的家里已经有了，发现更好的版本，仍会重复买。

我觉得，对文人而言，读笔记，写笔记，不但是一种阅读方式，更是一种生存方式，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：人生就是一部笔记。

我欣赏古人笔记的庞杂、广博、宽泛、即兴、随意、精悍、雅致。它是文史哲的总汇，是文人智慧的闪光，是浩瀚书海高度浓缩的一勺。我早就拥有二十四史，但坦率而言，尚未全部阅读，许多历史知识，反倒是从野史笔记中获得的。我通读过唐宋八大家的文集，最感乏味的是那些一本正经的四六体奏议赋颂，最令人陶醉且过目难忘的则是那些举重若轻的记叙体笔记。比如苏东坡的笔记，寥寥几句，便见真性情，读其文而如见其人，诚为笔记中之逸品也。

读书种子向来是不多的。古代学而优则仕，读书为了做官，有的人进了官场，就不再把心思用在读书上，成了完全的官僚；有人做官不忘读书，本质上仍是读书人，留名后世的不是其政绩，而是其文采风流；有人饱读诗书却仕途多舛，或官场难进，或仕途失意，便把一生心血都用到读

书上。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，读书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荷，是一种复杂心态的纠结，很难做到纯粹的、轻松的“悦读”。为了仕途而读书，难免迂腐；为了某一非常专门的学问而读书，难免枯燥；而阅读笔记，乃至写作笔记，则大都是无目的、无功利性的，比较接近一种纯粹的阅读和写作状态，相对显得轻松自然、随意愉快。

古人那么喜欢笔记，原因也许就在这里。比如身在官场的文人，整天写奏章论说，弄得身心疲惫，偶尔写写笔记，便是回归文人的享受；学问家执著于某一领域，太专太深，适当写写笔记，也不失为一种放松。笔记，是一种能够将阅读和创作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古典文人的生活方式。俞樾是大学问家，他在官场铩羽而归，立志做一个文人之后，以每月一卷的速度著书立说，不少正是笔记。

在现代社会，真正的读书人就更少了。当今社会虽然“知识分子”成堆，但“知识分子”和“文人”并不是一回事，也并非所有“知识分子”都喜欢读书。一些搞专业技术的，或许拥有高级职称，但并不一定会每天有事没事弄本书看看，更不会迷上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古人笔记之类的“闲书”。而有一类人，不管从事什么职业，不管外部条件如何，自身境遇如何，都是离不开书的。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，而且，他们读的书，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或许关联并不大，他们之所以淘书、读书、写

书，唯一的理由，只是因为他们喜欢。在美术馆的同事中，经纬斋主人陈纬算得上是这样一位读书人。他早年曾经为了读书方便而办了一家书店，这些年一直是晓风书屋榜上有名的每年买书比较多的“书痴”。我偶尔在午后休息时逛晓风书屋，常常能与他不期而遇，看到他每次都要或多或少买几本。他还喜欢网上淘书，别人不太会问津的冷僻书、古旧书，在他眼里，都成了稀罕宝贝。我想，他的工资，大概大都交给书商们了。

陈纬在淘书看书之余，便寄情翰墨，以书画怡情。即使在热闹的笔会场合，也会静下心来一个人悄悄地写小字。酒量不大，却喜欢小酌，喜欢那种饮少辄醉的古典式享受。不管多忙，每天都要写写博客，将读书的心得体会，将书画圈的见闻，一一用心地记录下来。集腋成裘，积沙成塔，天长日久，这看似漫不经心的每天必记，就成了他个人的心灵史，成了一部人生笔记。因为他身在美术圈，所见所闻常与文化名流和书画名家有关，这样一来，他的笔记，就有了超越个人“人生笔记”的价值。

他在大量笔记中，择其精要，辑成《经纬斋笔记》，嘱余作序。余览其大概，深感其言约，其事博，其义隽，其情逸，大有古人笔记风味。而对文化界、书画界之掌故轶事，寥寥数笔，不经意间，春秋笔法隐含其中，读之品之，不觉莞尔，复又沉思，其警世价值与史料价值，自在其中矣。有同好者通览全书，当知余言之不虚也。

经纬斋笔记

陈 纬

2003年10月，在泰顺雅阳授温州师院函授大专书法课结束，与黄国光君在当地小季的陪同下，去白福岩看旧村落。老屋大都建于晚清，一排挨着一排，皆破陋不堪，却曾是名宦达人集居之所。屋后山坡有一大墓，芳草凄凄。墓山下的小道上立有一石，上刻官宦“至此下马”之类的文字。对面不远有两间破屋，上书“白福岩小学”五字。屋前不过十平米的空地上竖一破了两块栏板的篮球架，好像是西北片的一个场景。学校的破与古墓的奢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奢华与贫困不过是历史玩弄的把戏。

2003年10月，与陈忠康、黄建生两君结伴赴湖州之行，参加第二届湖笔文化节。一路搭长途汽车，途中，忠康不堪腰疼，委身于我的座下，和衣而躺，笑称甘受“胯下之辱”。

2003年10月，湖州湖笔文化节开幕，林剑丹先生应邀参加。感而赋《唐多令》一首：“苕霅两悠悠，长怀壮岁游。廿年前，已结朋俦。最爱双林吴绢好，烟雨里，共扁舟。墨客仰湖州，钟灵万古留。喜山川，依旧风流。欲扫千军同振臂，须重整，管城侯。”

吴阶平接受电视采访，他说：尼克松访华前夕，周恩来发现患膀胱

癌。吴报告要求手术，毛泽东不同意，因为需要周处理中美之事。吴的报告过一年余才得到批复。吴阶平说：从杨修之死得到启示。做事要讲效果，不能看动机。你的动机再好，可效果不好，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后果就不得了。他说，一次毛泽东患病发烧，请他去诊治。吴称需拍X片和打一针抗菌素，毛摇头不同意。吴退出。周恩来得知，要吴写下诊治意见再呈毛。从此毛再也不见吴。

诗人柯平撰文回忆曾有一次曾与宁波诗人力虹、温州诗人叶坪结伴到天目山游玩，途中认识四位女中学生，便写起同题诗《三个男人及四个女子及旅途中一支短暂的歌子》。叶坪有“目光无言/在空中交织莫名的情绪/车窗玻璃颤动着/一种凄婉的淡淡哀愁”句，柯平有“玩水时手指触着你的胸脯不是有意的”和“我独立一傍不说话为什么你是知道的”句，柯平称，比较起来，前者“细致真挚”，而他则“过于孟浪与轻浮”。柯平说，面对远比自己年轻的异性时，情感上所惯有的自我封闭和惶惑无计总会表现出来。故芒克的“为什么当你从我面前走过/我总是感到羞涩/好像我老了/我拐着棍子”那几句诗打动了。读罢，甚纳闷。逢叶坪，请教他。他答：你已没诗人气质，所以你只能去写字。

2004年，浙江作协举办“西湖论剑”文学活动。有一个“中国文学缺少什么”的论题。陈忠实说：一部成功的作品不是生活体验，而是生命体验。铁凝说：格局可小，但气象不可小。莫言说：要有天马行空的大气象。张平说：文学不能没有正义感。张抗抗说：我们缺少被西方人学习的形式。鬼子说：要写让人没有读过的小说。结果，鬼子获最有人气奖。

温州市主办的中国第二届新诗研讨会期间，谢冕、邵燕祥、吴思敬、屠岸、牛汉、李元洛等诗坛大腕游江心屿，皆不知此岛有“诗之岛”之

誉。谢灵运有“云日相辉映，空水共澄鲜”句，孟浩然有“众山遥对酒，孤屿共题诗”句，李白有“江亭有孤屿，千载迹犹存”句，杜甫有“孤屿亭何处？天涯水气中”句，1500年来，史载历代诗人咏江心屿诗就有800多首之多。

2003年11月，参加温州市第四届文学周活动。温州作协主席渠川说，中国文学缺少理性的光芒。我们写小说更多考虑结构、情节，考虑让人能读下去。习惯于编故事，很少有哲学的思考。而乔伊斯、卡夫卡、昆德拉他们恰相反。纵观中国长篇小说有史以来，只有《红楼梦》一部有此方面的考虑，然与外国相比较，还是弱了。这是作者的素质使然。又说，生活与想象力谁第一位？五十年代几部小说、几位作家，丁玲、周立波功力略胜一筹，《红旗谱》还好，其他如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就等而下之了。中国文学强调生活过了些，少的是想象力。很多小说家写到半途写



陈纬高士图

不下去，如冯骥才，写《三寸金莲》不美，看不下去。渠川，山西人。写《金魔》，又接写续集，可谓一生磨一“魔”。

小说家胡兆铮是温州大学教授，他说，中文系的教师写小说，成绩再大，学院亦不重视。如改写评论，则有重奖，真莫名其妙。

1949年苏步青访夏承焘，作诗一首：“偶得湖中半日闲，十年来扣故人关。几时看厌人间水，何处去寻云外山。梁燕不巢斋钥静，夕阳无语柳风寒。临门凡鸟题何用，惆怅相思意未阑。”夏氏云：“算学名家，不谓韵语清音如此。”

德国科隆大学将中国武术设在哲学系。在外国人看来，武术更多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，这点认识比中国人认识更到位。

作家为政治运动而创作是荒唐的。林斤澜回忆，50年代，林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替老舍先生下乡体验生活，搜集资料提供给老舍。老舍的《龙须沟》等剧作里面的一些情节就是林提供的。如果老舍认为用不上，便对林说：“这些你拿去写吧。”

北京书法家张国辉是“流行书风”的代表书家，其作品在网络上很受网民热捧。某日，他上传一件书法新作，胡沫乱涂，又获一片喝彩。几日后，张说明，此书为其小女涂鸦之作。

嘉兴范笑我君曾于嘉兴图书馆经营秀州书局，朋友戏呼他为“范局长”，他著《笑我贩书》，每日记载贩书过程中所闻所见。其中与当代学者名人交往，所得资料殊是难得。如庄一拂说，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一本木刻诗话，内有两句诗：横眉冷对千夫口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唐振常《川上集》中有一条鲁迅史料：“想到沈尹默一次对我说，他去北京绍兴会馆看鲁迅，正适有人在墙边小便，鲁迅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生殖器官，可谓童心未泯。”

宋清如写给朱生豪的诗：“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/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/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/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。”可谓其千古爱情的写照。

《梅里诗系》记有项子京一件趣事：项尝昵金陵一妓妇，后购沉香，制一床，备极奇巧，载之复往。妓方款洽他客，见子京慢不为礼。翌日项乃大会曲中诸女，斥妓薄怀，舁床置隙地，酒酣击碎举焚之，香闻远近，月馀始熄火，豪名大振。

赵毅衡著《对岸的诱惑》，是写上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的书。赵氏说：20世纪，中国人到西方，是去做学生的；西方人到中国，却是做老师的。一教一学，教的学的是什么？是近代西方特产，20世纪最重要的一门功课，即是“现代性”。中国的现代意识，可以说是“学得性现代意识”，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。赵氏的观点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用来支持现代化的，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。

读吴兴文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。叶德辉曾以春宫图作藏书票，有人问其故。答：“可避火。”称火神本为小姐，有丫鬟36人服侍，后被玉帝贬为灶下婢，心情不爽，一发威便引火灾。若见到此玩意，会害羞而避。

张耕源回忆，1979年西泠印社欲出《吴昌硕自用印集》，分别请沙孟海、王个簃、陆维钊、朱复戡、诸乐三、方介堪诸先生题签。陆维钊云：“于近代印家中最喜黄牧甫。”张问“因黄做到以刀代笔，笔在刀中

否？”陆称然。又问：“吴昌硕先生还无脱以刀仿笔，略有刻碑之嫌？”陆不语。又，陆维钊评齐白石印：“齐白石印三分之一好，无人能及；三分之一平；三分之一不好。”朱复戡题签由于版式不符，编辑略作调整，朱大为不满，称“一日不改回就骂你一日。”耿直爽快。

2003年11月，偶在网上读到有人介绍常熟钱持云先生，羨先生笔墨，致函询润金。老先生称从不售画，却赠我山水一叶。老先生都有此高风，尚记十年前，我与嘉兴吴藕汀也不曾谋面，也得他寄赠山水立轴一幅。

“雅宜斋”是故友徐玉辉君的裱画室。时有爱好书画的朋友在这里看画聊天。记得有一位当地的“画家”到徐玉辉君雅宜斋看画，以为吴藕汀画最差。徐问：“黄宾虹如何？”答：“名过其实，全是吹捧出来的。”黄宾虹有题画语云：“古画宝贵，流传至今，以董、巨、二米为正宗，纯全内美，是作者品节、学问、胸襟、境遇，包涵甚广，如恽香山题画云：‘画须令寻常人痛骂，方是好画。’陈老莲每年终，展览平日所积画，邀人传观。若有人赞一好者，必即时裂去。以为人所共见之好，当非极品。此宋玉‘曲高和寡’，老子‘知希为贵’之意。”



吴藕汀先生赠作者山水轴

20世纪30年代，戴季陶函朱复戡，劝其改一改“作风”，如此，必会受蒋介石重用。朱复信云：“……足下所谓作风，实是我个性，个性天生，无法改造……削足适履，我不为也。”贾谊曾说：“官有假而德无假，位有卑而义无卑。故位下而义高者，虽卑，贵也；位高而义下者，虽贵必穷。”

读费振钟《堕落时代》。明万历十四年，罗汝芳被张居正赶出朝廷，到南京“讲会”。逢汤显祖。时汤显祖于南京作一管礼仪的无聊小吏，心中苦闷。汤13岁即随罗读“非圣之书”。罗劈头问：“子与天下士，日泮涣悲歌，意何为者？究竟于性命何如？何时可了？”汤如梦方醒，弃官写他的“玉茗堂四梦”去了。尚记我在平阳县南湖乡任乡官六年，逢戏剧家尤文贵先生。老先生亦严辞诘我：“你不去写文章，当什么乡长？”我不免俗，枉费大好时光。

陈半丁先生曾说：“创作有两种，一是创作，二是闯作。有胆有识，就是创作，有胆无识，一味胡画，就是闯作。”沙孟海先生生前也曾就书法“创新”有过类似的说法，提醒他的学生说：创新，到底是“创好”，还是“创坏”？

陆俨少题书云：“予无书名，然每私自与今之善者比，进而窃与古之大家相高下无愧焉。而为画名所掩，又不表曝于人，故知之者甚少，然知与不知，予之书固在焉，后人可以考论，庸有伤乎？”自负如此，亦是难得。

张居正“夺情”，其门生吴中行、赵用贤及同乡艾穆、沈思孝四人先后上疏反对，遭廷杖之刑。密友王锡爵说情，一并受刑。时称“五贤”。张居正不回去“丁忧”赴父丧是为保住权柄，“五贤”亮出光腚甘愿受杖，是求“贤名”。赵用贤体胖，用刑后割下腐肉风干作“肉腊”，炫耀

其“负不世之节”，真真恶心。

2003年11月，浙江电视台在乌镇安排一个作家访谈节目，嘉宾是梁晓声、毕淑敏和裘山山三位。毕说：“假若生命中只有鲜花、水、空气、阳光和笔，我将先放弃鲜花，最后是笔，哪怕我的生命不存在，我也不放弃手中的笔。”梁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先放弃的是笔，因为活着是最重要的。”

百岁老人章克标喜为人写“登龙”二字。章克标三十年代以一册《文坛登龙术》名扬文坛，后任日寇伪职。范笑我《笑我贩书》有记，章年臻百龄丧偶后，曾登报征婚，果有一半老徐娘嫁他，且有结婚照见报。我见了咄咄叹服，女儿问我：如果你老了有此能耐吗？我大笑：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。

陈传席说，当代画家大师情结尤甚。杨延文自称当代第一，近百年也是第一。范曾说人物画近百年能与范曾比的是零。于志学说近百年能在美术史上填补空白的就算我弄了一个冰雪山水。程大利说当代画家我最有潜力。刘国松说，20世纪下半叶，没有刘国松美术史将会失去光彩。

抗战初期，马公愚兼上海邮政局秘书，珍珠港事变后，闻讯邮局将被日军接管，毅然辞职，鬻字谋生，蓄须明志。求书者踵至，时人得一扇一页，往往炫耀不已。有一巨商求书招牌，拿到字后却认为字体不够“妩媚”，愿出高价重写，马先生说：“这就是马公愚的字，从不迎合媚世！”愤而将写好的字撕得粉碎。

方介堪先生曾与马孟容先生相处，谈起马先生雅事，令人捧腹。马孟容先生不会厨事，做饭水滚顶开锅盖时，不知所措，竟用石头将锅盖压

住；煎带鱼竟把整条放入油锅，半条熟了，半条还是生的。又记，孟容先生在一次宴会中，突然其腰间响声大作，原来先生既不带手表，也不揣怀表，而是在长袍里裤腰间放一只闹钟。

马孟容先生痴画。一次在路上见一孩子玩一只大知了，即夺来放手中观赏。孩子大叫，其父亦大骂，方先生连忙解释：此先生为画知了，观察所需，请谅。又一次孟容观橱窗画，有二浓装异香妓女置身于左右。先生忘神边观赏边移步，竟碰到一妓身上，妓女以为有意，遂驾之急驰，孟容大惊，直呼救命，后花钱脱身。

萧耘春先生20岁已学书七年，时在平阳郑楼温师（温州师院前身）求学，王伯敏先生为老师，劝萧先生学沈增植、马一浮外，可写一写《爨宝子》。某日，萧先生上街，有一地摊专买古书旧画。先生欲打开一卷破旧轴子，贩者说：“不必打开，这轴你不会买的。”打开后，原是沈曾植书集苏诗一联：“风流岂落他人后，神妙欲到秋毫颠。”无上款，仅落“寐叟”两字。几番还价，终以极廉价买下。回来后装池一新，悬于板壁，一直至文革烧去。萧先生说，文革中烧掉好书好画不少。他日倘于地下，一定要索赔。

读吴清源传。吴清源老师濂越宪作先生为吴清源多方奔走，在中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时期，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在吴成名后，濂越先生并不承认曾教导过吴清源，说吴从来就比他高。这样的老师让人尊敬。尝读刘海粟传，徐悲鸿不认刘为师，两人反目。

2003年12月，曹宝麟参加西泠印社百年座谈会上说，书画艺术招生需要外语过关，无非是把大批有实力的书画人才拒在校门外，害处很大。有人认为中国书画艺术要走向世界，需要外语作为传播手段，这与书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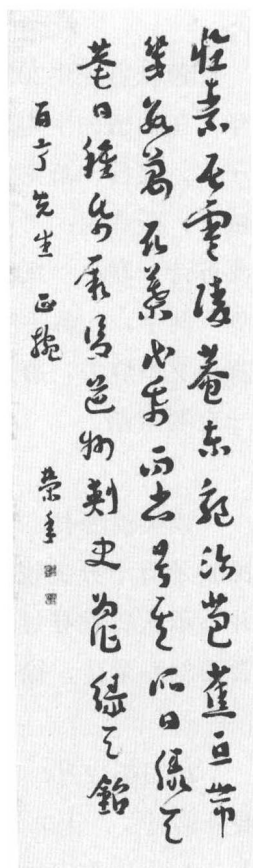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关系不大。难道外国人要将本国艺术介绍给东方，需汉语作为必修课吗？张如元先生在会上发言。他认为传统文化缺乏的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年轻一代，上了年纪的大学教师也有不少问题。一位书画名教授数年前曾访问温州，称温州的变化是“面目全非”。张老师幽他一默：“温州又不曾受过原子弹，何至面目全非？”

有美国记者曾问张书旂，欲达张的功力需多少年。张答：“5000年，再加上我的年龄。”

王荣年学褚河南，尤精章草，亦一代大家。然而，对艺术的评判每人各有标准，此关乎人的学识、胸襟、性格、经历，正若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刘景晨曾说王荣年书法：“字总要有味，荣年的字无味。”胡兰成说王荣年“狂言不可一世，大概他的字像熊十力的佛学，不知何处总有不对。”

刘景晨说郑曼倩画：“曼倩学画原有天分，早先的还不错，近来流于放诞，愈画愈坏了。”胡兰成评曰：“一涉狂悖妄诞，是有才亦不足观，其才已被杀死了，虽存典型，亦都走了味，走了样了。是故唐伯虎、徐文长、金圣叹的诗文竟是不好，而王通的文子亦难有人信用。中国字里的诡奇譎变皆是好字眼，却不是他们所能知。”

胡兰成请教刘景晨关于对马一浮的评说：“马一浮给人写字，不肯题上款，题上款得加钱，总是



王荣年书法

习气太重。有人求苏轼的字，追从年馀，得一筐而去，写字原不过是馀事风流，焉有像马一浮这样的。”章太炎亦不肯称人先生，惟题“某某来求字，书此与之”。刘景晨说“章太炎是有一种可爱，一样自大，但与马一浮的认真不同”。

2003年底，我在平阳县文联任职。曾接到拉萨某机构建碑林的约书函。平生书法尚未刻碑，我甚喜，写一纸寄去。未久，函来称已入选，索赞助费600元。我回8字：“巧取豪夺，速还原稿！”又接一函，称“经有关部门或您的学术同行大力推荐，邀请您加入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”云云。函中资料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照片，有胡锦涛题字等等。我初一见，大惊，世界科教文卫组织是何等机构，焉能如此草率，邀我此等草民作“委员”？细究之，原来是少了“联合国”三字，偷梁换柱，引我上钩。另有一函，邀我入编某大型图书者，免费，不知是何花招。我中学时一老师，自于老年大学学书一年后，荣誉无数。曾持证件一摞见我，细告近年得奖事，要文联多多“了解”。我问：“一年花参赛费、入编费多少？”答：“不多，二、三千元耳。”我见其眉飞色舞，红光满面，心中暗道：“也好，权当买了补品。”老人每年兴致勃勃参加书法考级，全场少儿中惟其一白首老翁。

2003年12月，参加温州市文联赴瑞安采风活动，去林垟寻访高则诚故居。车入林垟镇，转了不知多少弯路，穿街钻巷，颇费一番周折，方于一河边寻得“高则诚纪念馆”，曹禺题额，大门两侧为高马得书联，由当地匠人刻铸，字迹肆漫几不识。入馆内，两排资料陈列，贵践混杂。我见于一排《琵琶记》研究资料中竟摆着一份关于防火的文件，甚是滑稽。转入刚刚落成的故居，环境甚好，除墙上挂几件瑞安书协同仁作品外，空无一物。即如此，踏得400年前高先生之踪迹，亦无虚行。